

sina 新浪读书

腾讯读书

天涯文学

鼎力推荐



空姐那些事

Kenny Jren Xie Shi 尤若西◎著

空姐备忘录

这是一部空姐写空姐情感的故事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一种华丽转身后的飞行，
一段聚散离合下的爱情，
当梦想遭遇现实

当飞翔变成陨落，我就是我的救世主……



空姐那些事

Kenny Jienoxieshi 尤若西◎著
空姐备忘录

◎空姐那些事

著：尤若西
编：刘国珍
责任编辑：黄任强
封面设计：木鱼书斋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开本：710×1000毫米 1/16开
印张：12
字数：18千字
版次：2010年9月
印次：2010年9月
ISBN 978-7-309-07303-2
定价：26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（米） 1/16开 印张12 字数18000
出版单位：北京华侨出版社
编辑：(010)84143051 传呼：(010)84143052
地址：www.overseas.com
E-mail: overseas@sin.com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姐那些事/尤若西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0.7

ISBN 978-7-5113-0498-8

I. ①空… II. ①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16878 号

●空姐那些事

著 者 / 尤若西

策 划 / 刘凤珍

责任编辑 / 梁 谋

装帧设计 / 木鱼书籍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10×1000 毫米 1/16 开 印张 15 字数 180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0498-8

定 价 / 26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:100029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**传真**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

空姐那些事

目录

- 第一章 空姐备忘录 / 001
 - 第二章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 / 011
 - 第三章 再度重相逢 / 020
 - 第四章 人心不古 / 031
 - 第五章 不是文学少女就是失足青年 / 039
 - 第六章 倒霉的“反劫机英雄” / 047
 - 第七章 走下神坛的某某某 / 056
 - 第八章 奈何桥上等三年 / 065
 - 第九章 土匪与职业绅士 / 073
 - 第十章 冷战是一种脑力劳动 / 083
 - 第十一章 飞机流“鼻涕” / 088
 - 第十二章 我的大话西游 / 094
 - 第十三章 坑人的乘务队 / 101
 - 第十四章 有故事的人 / 108
 - 第十五章 慈母多败儿 / 114
 - 第十六章 十种坚决不能要的男人 / 119
 - 第十七章 你不知道上帝长什么样子 / 125
- 

空姐那些事

- 第十八章 无间道 / 131
- 第十九章 《水浒》就不暴力? / 139
- 第二十章 希望我们都能幸福 / 146
- 第二十一章 为了陨落的飞翔 / 152
- 第二十二章 射手与天蝎 / 158
- 第二十三章 上天的决定 / 163
- 第二十四章 画地为牢 / 171
- 第二十五章 笑里藏菜刀 / 177
- 第二十六章 在尘世里失去的 / 182
- 第二十七章 还你一段笑容 / 188
- 第二十八章 不爱就是陌生人 / 195
- 第二十九章 比秋风更萧瑟的背影 / 204
- 第三十章 陨落 / 210
- 第三十一章 命运插手得太急 / 218
- 第三十二章 有生之年 / 224
- 第三十三章 飞翔 / 230



第一章 空姐备忘录

早上能在自己的床上睡到自然醒，天啊，我简直幸福得有点儿找不着北！

看了看表，十一点整，我不禁对自己的出色发挥十分满意。

懒懒地翻了个身，我满足地叹息着，一动也不想动。

连续半个多月了，几乎天天起早床。甭管是在北京还是上海，哈尔滨还是三亚，基本每天早上都要六点以前起床，运气好点儿的时候六十分起，背点儿的时候五十分起，就连三亚那个四点钟起床的魔鬼航班我都飞了两次。

我就奇了怪了，是不是这个月的早班都让我一个人承包了？

每天早上闹表响了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痛不欲生，这时我一般会把头埋在枕头下不理它。而五分钟后当它再次响起的时候，我便会觉得生不如死。

按照沈小鱼的说法，航班烂到这种程度，那肯定是得罪人了，派遣科里肯定有人暗算你！

而上个月我整天飞国际的时候，沈小鱼的说法是，航班好到这种程度，派遣科肯定有人暗恋你！

我对她这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提出了质疑。

她说，一定是先有人暗恋你，暗恋不成，由爱生恨，再暗算你！



我深以为然。

派遣科打来电话的时候，我正沉浸在这种情绪里不能自拔，满腔的愤怒到了嘴边变成一句甜腻腻的“喂？哪位？”

“叶希？”对方居然没吐。

“对。”我再嗦！

“我是派遣科章小彤，得麻烦你件事儿，今天飞上海的刘婷婷突然急性肠炎，不能飞了，我们现在是实在找不着人了，看来这班得辛苦你了。十二点的车，你赶紧收拾一下好吧，我就不耽误你了！”

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手里的电话，对方已经挂断了。

我靠！这哪里是什么手机，分明是一个手雷！

上机前我给沈小鱼发了个信息：“空姐备忘录之补充第七条，休息的时候坚决不能开机，就算开机也坚决不能接电话，就算接电话也坚决不能接派遣科的电话，就算不慎误接了派遣科的电话，也要装成你妈、你姐、你妹、你小姨子，坚决不能暴露身份！”

没有任务书居然也混过了安检，我最后一丝希望也宣告破灭，本来还指望他们能把我拦下呢，这帮不负责任的家伙！

万般不情愿地上了飞机，主任乘务长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“你可来了！人都上齐了，就等你一人儿呢！”

“够快了，我今儿本来休息的，通知我那会儿我连脸都没洗呢。”我帮主任关上门，顺手把舱门手柄放到待命位。

“把箱子放驾驶舱去吧，别让旅客看见你是刚上来的！刚才骗他们说是在等舱单！”主任敲了敲驾驶舱的门。

门开了，一看驾驶舱里边儿的人我就笑了，是姜长江。

我挂着一脸假笑穿过客舱，走到中舱的服务间，离着老远就闻到了那股熟悉的香奈儿五号的味道，“我靠！怎么是你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没有我哪有你！”沈小鱼靠着服务台笑得花枝乱颤，“有本

事你再晚来个十分钟啊，再晚十分钟我们肯定关机门走人了。”

“等会儿！什么叫没有你哪有我？”我总觉得她笑得有点儿阴险，透着那么股子阴谋得逞的味儿。

“呵呵，你猜。”沈小鱼慢斯条理地摇着一把不知从哪弄来的小团扇，据说诸葛亮就是这么扇着小扇儿气死周瑜的。

“不会是你给派遣科提供的线索吧！”我有点儿明白为什么把我抓来了。

“嘿嘿，不用谢我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沈小鱼拍着我的后背，拿她那把小破扇子帮我扇着。

“禽兽！”我从齿缝里蹦出两个字。

“浪费！小心下辈子没饭吃。”起飞以后姜长江探头探脑地跑到中舱来了。

“下辈子？大下辈子的都浪费完了！”沈小鱼不理他，继续把剩下的大半盒牛奶倒进洗手池里。

毛主席教导我们，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！

我心里念叨着，犯罪啊犯罪！

不过飞机上这种浪费现象确实挺严重的，刚当乘务员的时候，我很不习惯，她们一扔东西我就想中国还有多少人吃不上饭呢，不过后来发现也确实没办法，剩的那些食品饮料不扔也没人要，清洁工都不要，又没地方放。我能做到的顶多就是不亲手去扔，也算是一种鸵鸟心态吧。

不过我觉得这么看着也是种罪过，我决定转头去看姜长江，“你怎么来了？机长睡着了？”

“一帮老家伙，没劲透了！在驾驶舱里边儿吹牛呢，我也插不上嘴，出来转转。”姜长江端个茶杯倚在服务间的壁板上。

“吹什么呀？比你还能吹吗？”沈小鱼拨开他，把剩下的可乐、雪碧、果汁扔进垃圾箱里。

“挺能吹的！都快赶上我一半了！老李说要是让他当公司老总那一年能盈利六个亿，大刘就说他当老总能盈利八个亿，机长就说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单凭北京的客流量和货流量，放个扫地的在那儿都能盈利。”

“放条狗在那儿都能盈利!”我笑。

“你们家高菲呢?”沈小鱼也笑。

“今儿休息。”

“那你怎么不抓她?”我转头瞪着沈小鱼,“人家姜总和高总一块儿飞一次多好啊?你说你拉我上来干吗呀!”

“他俩飞?算了吧!他俩卿卿我我的,高菲在后边儿一唱‘亲爱的,你慢慢飞’,咱起码得晚半小时落地。”

“算了,叶希,小鱼也是想跟你一块儿飞嘛!今天落地早,晚上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吧。”姜长江瞄了瞄驾驶舱的方向,他也不敢溜出来时间太长。

“去哪?”

“又去三里屯?”沈小鱼抢着说。

“农民了吧!现在谁还去三里屯啊!什刹海!”姜长江续了点儿热水,溜回驾驶舱了。

我始终搞不明白,高菲为什么偏偏就喜欢这种把音乐开得跟地震似的酒吧,我扯着嗓子把我的这一疑问向对面的姜长江表达了出来,他瞪着眼睛张着嘴,跟一蛤蟆似的。我只好又扯着嗓子喊了一遍,他伸着脖子皱着眉头,从他的嘴型来看,我判定他说的是个“啊”字。

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故事,一个被巫婆诅咒了的王子每年只能说一个字,他爱上了一位公主,于是憋了三年没说话,终于攒够了三个字儿,鼓足勇气来到他心爱的公主面前说:“我爱你。”可是公主只说了一个字他就晕倒了。

公主说的是:“啊?”

高菲拉着姜长江到舞池里跳舞去了,我从沈小鱼的嘴型判断,她说了个“靠”字,事实上我也想说这个字,慢了一步,他们俩先跑了,我们俩只好留下来看包。

我和沈小鱼无聊地坐在沙发上,四周不断有目光喇喇喇地像探照灯一样地射过来,我们俩连看都懒得看。

刚进来的时候我们俩就扫描过了,周围都是些中年大叔在那儿跟着音乐

摇呢，还一副特 high 的样子。

我崩溃！想跟年轻人拉近距离也用不着这样啊，心脏受得了吗？

邻桌的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“大叔”率先走了过来，“能请两位小姐喝一杯酒吗？”他的破锣嗓子穿透力还真强，愣是穿透了轰隆隆的音乐到达了我们的耳膜。

沈小鱼翻了翻白眼，从她的嘴型判断，她又说了句：“靠！”

那人脸色有点难看。

我瞪了沈小鱼一眼，没修养！

大叔眉开眼笑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

“对不起。”我礼貌地对大叔笑笑，“她对上了年纪的肥胖人士有偏见。”

“你刚才跟他说什么？”沈小鱼凑到我耳边喊道。

“我给他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说‘靠’。”

“哈哈，我说他脸怎么胀得跟茄子似的！”沈小鱼哈哈大笑，“你瞧那边儿又有人对你举杯呢！看他那站位，主要目标又是你！”

“我靠！我什么时候成了中老年男子的偶像了？我记得一向是你对这个年龄段的杀伤力比较强啊！”

“胡说！我号称‘少男杀手’你不知道吗！”她一瞪眼。

“被少男杀的选手？”

“你少跟那儿贫！看，你粉丝过来了！”沈小鱼一脸幸灾乐祸。

我状似不经意地往那边看过去，可是在那个胖子之前闯入我视线的，却是一张气宇轩昂、棱角分明的脸，我一愣。

那张脸的主人低头冷冷地瞧着胖子，那眼神儿特凌厉，眉宇之间的那股肃杀之气是我生平所未见的！

天啊，我怎么连“肃杀之气”这种词儿都用上了？我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不是说中国没有黑社会吗？

胖子大概也有同感，抬头看了一眼这位高他一头的土匪兄，大概是被他的气势所慑，转身面无表情地端着酒杯假装绕场一周，原路返回了。

“陆皓！”姜长江满头大汗地拉着高菲从舞池里挤了出来，前面还有一个帅哥给他开道，看他开道那横眉立目的架势，估计也不是什么善良人士。

“逮着了。”开道的那个土匪乙冲着刚才的土匪甲咧嘴一笑。

“走吧，咱换个地儿！这里太吵！”土匪甲一挥手。

嗯？我跟沈小鱼对看一眼，姜长江路子够野的啊，还认识黑社会！

这个土匪带我们来的是一家名叫“破船”的酒吧，其实是个休闲吧，里面也提供咖啡和茶。整个儿的布置就是模仿一破船，桌子弄得跟甲板似的，周围挂的轮盘、帆布和桅杆之类的东西，周围的墙上还有望远镜、十字架、大蒜，吧台上甚至还摆了一本厚厚的航海日志。

一个穿黑斗篷的人从眼前飘过去，我吓了一跳。

“是服务员。”土匪甲开口了，我这点儿细微的反应竟也没逃过他的眼睛。

我点点头，没说话。我对土匪有偏见。

“介绍一下，”姜长江指着土匪甲说道，“陆皓。”

原来他叫陆皓，我很想告诉他，这么盯着别人看是很没有礼貌的，但碍于他的土匪身份，我没敢开口。

“我叫周子健。”土匪乙一看姜长江指向自己，赶紧抢着说道。

“这位美女叫叶希，那位美女叫沈小鱼。”敌方的介绍工作告一段落，高菲紧接着完成了我方的介绍工作。

我很合时宜地在介绍到我名字的时候对着大家点头微笑，心里想着，高菲，小样儿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！

沈小鱼比较沉不住气，拉过高菲小声说道：“你不是想让我们来相亲的吧！要相你也找俩好点儿的！怎么弄来俩土匪？”

我得解释一下，沈小鱼所谓的小声，只是比她自己平时的声音小一些而已。另外由于飞机上的发动机太吵，在飞机上呆久了的人都有这毛病，听力不好，嗓门儿也就跟着变大，自己以为是在耳语，实际上半条街的人都能听到。

的人民警察!”姜长江哭笑不得。

难怪了，我还纳闷儿呢，解放以后土匪这个行业已经消亡好多年了，打哪儿又跑出来俩？原来是警察！警匪一家，看来还真没错儿。

“我们考大学那会儿我本来也想考飞行员的，可是个子超高了三公分，没去成，只好考警校了。”周子健笑着说道。

“当警察多好啊！多威风！飞行员有什么好？不就是个司机吗！”姜长江叹了口气，“我现在穿上制服就恶心，一看飞机就想吐！”

“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当飞行员会有怀孕的感觉吗？”

“去你的！”姜长江笑骂，“你小子就没个正经的！”

“说真的，你们在飞机上都干吗呀？”周子健挺好奇的。

“他们呀，屁事儿没有！就起飞和降落稍微忙点儿，在天上的时候，看哪个灯亮了，把它摁灭就行！”高菲替他总结了。

“真的？”周子健估计再也不敢坐飞机了。

“没她说得那么夸张，虽说没什么事儿吧，那在驾驶舱里也不能睡觉啊，大伙儿都睡着了，那就不知道飞机飞哪儿去了。”姜长江说道。

“那你们在里边儿都干吗？”

“吹牛！或者听别人吹牛！”

“不过我可听说飞行员一般生的都是女儿。”周子健说道，“你说这有科学依据吗？”

“有，高空紫外线会杀死男性的Y染色体，飞行员是生女孩的机率比较大。”姜长江点点头，“你知道的还不少，听谁说的？”

“我们上警校时候的辅导员，他也是招飞没招上才当的警察。也是一奇人！”

“老贾？”陆皓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。

“就是。”

“怎么个奇法？”沈小鱼忍不住插嘴道。

“我们刚入学那会儿，有一次开大会，他在上边儿讲话，‘同学们，为了迎接五四青年节，我们决定搞一次强暴大赛！希望大家认真准备、踊跃参加！’我们当时都傻了，强暴大赛？还踊跃参加？后来才知道，他习惯把

‘板报’叫成‘墙报’。”

大伙儿都笑了，周子健接着说道：“大二那年我们跟外面的人打群架，把人打了，被人告到总局，结果把我们整个儿一个年级的人关了一年禁闭。十一的时候我们一帮人去找他，想请个假回家，他听完以后慢斯条理地说，‘十一想请假回家？’这厮伸出三个手指，我们伸着个脖子正猜是哪三个字，他说，‘一个字儿：不——行！’”

“呵呵呵，真的吗？”沈小鱼咯咯地娇笑着，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，她八成是看上这周子健了。

“真的！你们单位没这样的人吧？”

“谁说没有？”高菲插嘴道，“昨天我们一块儿飞那个乘务长才搞笑呢，我在数客的时候就看见景岗山上来了，我跟她说，‘看！景岗山！’结果她上去一把握住人家的手，特激动地说，‘我认识您，您太有名了！您球踢得真好！’”

“哈哈，这不寒碜人吗？”

“哎？你们俩最近都办什么案子呢？说来听听啊。”姜长江伸手接过陆皓递过来的烟。

“办了两个强奸案。”陆皓顺手从旁边的桌上拿了个烟灰缸。

“强奸？”姜长江立马儿刻意压低了声音，“讲讲！”

站在旁边的服务员立刻朝这边扫了一眼，我怀疑他的耳朵也已经竖起来了。

“你好歹也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怎么一提强奸这么兴奋！跟个禽兽似的！”高菲斜眼儿瞟着姜长江。

“这不活到老学到老吗！”姜长江嘿嘿地干笑着，一时兴奋，忘了领导在旁边儿了。

“婚内强奸、婚外强奸、还有轮奸，你想听哪个呀？”周子健唯恐天下不乱，在一边儿扇阴风、点鬼火。

姜长江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，倒是高菲好奇了，“还有婚内强奸？”

“有啊！判了三年！”陆皓弹了弹烟灰。

“不是说婚内强奸不好取证吗？”沈小鱼知道的倒是不少。

“现在的法律是保护弱者，所以强奸案好定罪，而且判得重。”周子健解释道，“男的事后不认账，是道德问题。女的事后不认账，那就是强奸！”

“不是说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吗？”姜长江一脸的苦大仇深。

“叶希，怎么一晚上没见你说话呀？”回去的路上，姜长江开着他那辆凯越，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。

“看见警察叔叔，紧张。”

“你又没抢银行，你紧张个屁！”高菲回头笑骂。

“想抢！”其实我有点儿郁闷，一晚上被那个陆皓看得浑身不自在，更可气的是我居然不敢看回去！

这种情况只在我刚当空姐的时候发生过，那会儿在飞机上一有人盯着我看我就脸红，低个头不好意思看人家。而现在再有这种人，我就直接看回去，硬装蒙娜丽莎，看谁先把谁看晕菜！

可没想到今天居然是我先晕菜了，太不靠谱了！

不过想想也没什么可丢人的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偶尔向恶势力低个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高菲转头去攻另一个碉堡，“小鱼，看上哪个了？”

“哎，难以取舍呀！两个都那么高大英俊！”沈小鱼夸张地叹了口气，“不过那个陆皓太冷、酷了。”

“靠！那到底是冷？还是酷？还是冷酷？”

“有点儿冷！有点儿酷！还有点儿冷酷！”

“那你的意思就是看上周子健了？”

“说实话吗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我呀，其实看上你们家小姜了。”

“哟，行啊，给你！正好还没领证儿呢！顶多算个二手，不算二婚。”高菲拍了拍正在开车的姜长江。

“那咱可说准了啊！”沈小鱼也拍了拍姜长江，“你没意见吧？”

“没意见。”姜长江开车上了机场高速，“你别只管拆迁不管安置就行。”

“呵呵，美得你！”

“哎，我说高菲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嗜好了？愿意给人保个媒拉个线什么的，怎么跟一农村妇女似的！”我想起高菲的几宗罪了。

“对、对、对！还忘了说你了，你要安排相亲你也提前说一声啊，就算我俩天生丽质，那也得淡扫个娥眉、略施个脂粉不是！不说让他惊为天人、一见倾心吧，那好歹也得让他过目不忘啊！结果你连个招呼都不打，我们俩跟个烧火丫头似的就去了，多跌份呐！”沈小鱼也想起那茬儿了。

“今天这事儿纯属巧合！”高菲叹了口气，跟一踌躇满志的政治家似的，“我本来是想介绍白灵给他认识的。”

“他是谁呀？”沈小鱼追问。

“周子健呀！我觉着这人挺不错的！”

“你那意思是我们俩还占了便宜了？截胡了是吧？”我很明戏，故意逗她。

“叶希，告诉你件事儿。”高菲突然回过头，压低了声音特神秘地说道，“顾凌风回来了！”

我彻底崩溃了，今天这帮人都怎么了，一个个都感觉自己跟 007 似的，非得压低了嗓子说话，最可笑的是，她还以为这样别人就听不见！

“顾凌风？”姜长江首先作出反应，“就是你们俩高中时候暗恋那个？”

高菲瞪大了眼睛。

我简直不知道她在奇怪什么！这件事是她自己告诉姜长江的，难道她老年痴呆这么快就忘了？还是她认为姜长江不该听到她“压低嗓子”说的那句话？

车子噌地一下就出去了，我怀疑姜长江这厮把脚都踩进油门里去了。

“小姜，慢点儿！”沈小鱼一声惊呼。

“别把汽车当飞机开！”我在座位上四处摸着安全带。

第二章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

提起顾凌风，这事儿又得追溯到十几年前了。

我就是那会儿认识了高菲跟白灵的。

想当年我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，脖子上围一小围嘴儿，胳膊上戴俩小套袖，站到小板凳上一挥手，那也是一堆小朋友响应呢！我们仨的阶级感情也正是那会儿在幼儿园里排排坐、吃果果的时候培养出来的。

高菲比白灵大一岁，白灵又比我大一岁，按常理我们仨是应该分散到幼儿园的大班、中班、小班，老死不相往来的。

可是高菲小时候体弱多病，她妈抱着她把医院的门坎儿都踩平了，她就耽搁了一年才上幼儿园。而我正好相反，整天活蹦乱跳跟一甲亢儿童似的，把我妈折腾得实在没法儿，宁可花钱买个清静，早早就把我送幼儿园去了。

所以说，水是有源的，树是有根的，我们仨能在一块儿那也是有原因的。

幼儿园毕业以后，只有我老人家赋闲在家，高菲跟白灵按学区又分到了同一所小学。

其实我也是那个学区的，但我年纪不够，人家不要我。

我妈试图跟管招生那老师解释，这孩子个子挺高的，要不您看就让她今年上学得了。后来可能她自个儿也觉得个子高好像算不上什么理由，又跟人

家说，其实这孩子是晚产，要是按正常的预产期生下来，那年纪也就差不多了。

可招生那人就是死活不答应，后来我妈牙一咬、心一横，花钱托人把我的户口本给改了，给我改大了一岁，愣是当年就把我送上学了。所以我跟高菲、白灵又理所当然地上了同一所小学、同一所中学。

少年顾凌风的出现则要追溯到九年前了。

之所以说是少年顾凌风，是因为白灵坚称我四岁的时候曾经见过十岁的童年顾凌风，还拿了人家一本小人书。

我四岁的时候识字吗？我完全没有印象。

顾凌风是白灵的表哥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女孩情窦初开的时候大多会喜欢上两种人，一种是哥哥的朋友，一种是朋友的哥哥。

我妈没能给我生个哥哥，所以也就灭绝了前一种可能性。而这个时候白灵的表哥出现了，于是我别无选择、心甘情愿、糊里糊涂、义无反顾、一见钟情、乱七八糟地就一头栽到那后一种可能里去了，当时我十三岁。

和我一块儿栽了的还有高菲，时年十五岁。

十四岁的白灵已经懂得近亲不能结婚的道理了，所以总算没有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。

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九年前的那个下午，那天是周三，下午休息。我跟高菲在白灵家里做功课，背新学的那首《桃花源记》。我的记忆力甚好，她们俩念还没念熟的时候我就已经能背下大半了。

“晋太元中，武陵人捕鱼为业。缘溪行，忘路之远近。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。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。渔人甚异之。复前行，欲穷其林。林尽水源，便得一山，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。”

背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的脑子突然一片空白，觉得眼前真的“仿佛若有光”，在那光里，一个高大俊朗的男孩走了进来。

他穿着白色的毛衣，有着挺直的鼻梁和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当他看着我的时候，嘴角微微地上扬着，目光清澈地跟两眼泉水似的。